

羅光善

陸徵祥傳

吳竹垞題

羅光華

陸

徵

祥

傳

陸徵祥

吳

以

德

昭

書叢記傳人名界世

傳 祥 徵 陸

The Life of Lou Tseng-tsiang

有所權版

印翻准不

◁ 版初月九年九四九一 ▷

定價：港幣三元

著者：羅光

校訂者：蘇鴻瑋 林璵

審准者：恩理 覺

出版兼發行：香港真理學會

千諾道中八號  
皇帝行二樓

承印者：商務印書館香港工廠

英皇道三九五號

Imprimatur: H. Valtoria. Ep. Hongkong

B 19/0013/MAO/1ed/8/49

本書敬獻於

法蒂瑪聖母

# 目 錄

|      |       |      |
|------|-------|------|
| 相識   | ..... | (一)  |
| 二 雲峯 | ..... | (九)  |
| 三 從學 | ..... | (一七) |
| 四 從師 | ..... | (二五) |
| 五 留俄 | ..... | (三七) |
| 六 培德 | ..... | (四五) |
| 七 欽使 | ..... | (五五) |
| 八 別墅 | ..... | (六三) |
| 九 公教 | ..... | (六九) |

|    |    |       |
|----|----|-------|
| 一〇 | 總長 | (七九)  |
| 一一 | 從政 | (八七)  |
| 一二 | 簽約 | (九五)  |
| 一三 | 和會 | (一〇九) |
| 一四 | 陸墓 | (一一九) |
| 一五 | 喪妻 | (一二七) |
| 一六 | 進會 | (一三五) |
| 一七 | 修士 | (一四五) |
| 一八 | 生活 | (一五三) |
| 一九 | 慕廬 | (一六一) |
| 二〇 | 孝子 | (一六九) |
| 二一 | 吃苦 | (一七七) |

二二 國難……………(一八七)

二三 先賢……………(一九七)

二四 司鐸……………(二〇七)

二五 宗座……………(二一五)

二六 自傳……………(二二三)

二七 院長……………(二三五)

二八 聖經……………(二四七)

二九 文化……………(二五九)

三〇 逝世……………(二五七)

三一 哀榮……………(二七七)

附錄一 陸徵祥院長的精神生活……………吳經熊公使講 羅光譯……………(二八三)

附錄二 陸院長遺著四篇……………(二九五)

# 陸徵祥傳

羅光 著

## 一 相識

一九三九年七月廿六日中午，我立在比國布魯琪（Bruges）城一小咖啡店裏；門外雨點如珠，狂風咆哮，心中一籌莫展：雇不到汽車，更不見馬車，連可以提箱子的小孩也找不着。布魯琪到聖安德隱院，雖只有一小時的步行；然冒雨提箱，風吹單袖，我鼓不起這種勇氣。

幸而咖啡店的老婦，想起了附近人家有一輛出租的汽車，連忙差遣她的幼女去問。終於汽車連汽車夫竟臨門了，我輕步跨進汽車，飛奔聖安德隱院。

進了迎賓館，與老的秘書愛德華神父（Edward Neut）殷勤招待，引我到已準備好了的房間，彼此相議拜見與老的時間，忽然聽見輕輕敲門聲，門開時，與老已立在我面前。我心中既快活又慌張，急忙鞠躬握手。

這是我第一次見興老。他的容貌，和我平日在照片上所見的很相像。橢圓的臉，稍顯貧血的黃色，金絲眼鏡下，露着靈活的黑眼珠，嘴唇薄，顴骨稍高，穿着青會衣，身裁不高不低，和藹的微笑，在微黑的嘴唇上，很顯親熱。他舉步進門，連聲說：「久仰！久仰！」一副謙虛之氣，益於全身。

我這次實在是因久仰他而來的！動身前，我曾寫信告訴他，說我之來訪，意在聽他暢述一生往事，筆錄爲記，替中國近代外交史存一些資料。到院後，愛德華神父聽說我的來意，却道凡報館記者，欲訪問興老生平，興老絕對閉口不言，我不免很失意。但想我並非報館訪員，興老或肯開誠相告。

興老真的不以訪員相待，而待我如家人。我留院一句，除在外遊覽兩天外，每天午前午後，或在書房，或在花園，我倆常聚談二三小時。他暢述一生舊事，娓娓不絕，口齒清晰，音調低微，語意雋永有味。每述完一事，常微笑說：「羅神父，這事很有意思！」

八月五日，我告別時，興老贈送很多紀念品，在許竹簣先生立身一字訣小冊上，題字說：

「民國廿八年夏，在比安德肋修院，識荆於海外，蓋主假之緣，三生有幸矣。且一見如故，不禁將胸中茅塞，罄心相告，一掃而空。嗣後謹事主敬主，謝主，希冀多得主恩，至於死辰，計自七月

廿六日至八月五日，盤桓旬日，促膝談心，快何如之！此景此情，當作永久紀念。并祝神父鵬程萬里，與比梅西愛總主教媲美，而增祖國光榮焉。陸徵祥識贈」

一別九年。去年，我第二次拜訪興老。九月十三日清晨，由羅馬乘火車赴比，十四日夜間抵聖安德隱院，全院已滅燈就寢。次日正午，往興老臥室請見。他上年冬天感冒風寒，臥牀不起；加以去春多雨，潮濕過重，身體更感不適。入夏以後，天氣和暖，病態始除。然年老力衰，尙不能出門步行。我進門時，他倚臥籐椅，近窗，伸半身，欲舉足下椅，我急請安臥勿動。寒暄畢，興老取示一照片，乃前次來時，我們合攝者。笑謂照片後無年月，已不知那時是何時了。我答以一九三九年八月。他喟然嘆說：「一別又是九年！」他的形色並未多加老態，兩眼仍炯炯有光。只是額上的縐紋增深，兩頰更清癯，語聲更輕微。上次來時，我倆常在叢蔭園道上長談。這次，則依榻而語了，且每天盤桓只有一小時。【註一】

第二次與他同居，也是一句談話無多；而我却更能了解他的精神。他暮年，身瘦骨弱，好似一領薄衣，精神更易外揚，我別前贈他一詩：

蕭然一榻伴暮年，

已忘懷，

四十年宦途景，

今日心與天相舍。

× × ×

二十年來學貧賤，

脫寒衣，

有多少不眠夜，

能絕世慮心何怨。

× × ×

昔日使館今隱院。

強半生，

在海外望祖國，

熱血年老更如煎。

× × ×

若說鐘聲淨世緣，

愛國心，

脫俗情變經韻，

日夕悠悠飛上天。

十月六日，拜別興老回羅馬。沒想到三個月後，我又奔往聖安德隱院。這次乘飛機趕去，趕去奔陸興老的喪了！路上只希望在閉棺以前趕到。正月十八日晚，進聖安德隱院，院內寂然如無人，我奔入經堂，見正祭壇前，四燭高照，遺體顯陳。我帶着沈重的心，走向燭前，跪地默禱，起立近燭，注視遺體。興老兩眼深陷，安然長閉，雙唇緊合，仍見到上唇右角的黑痣，兩手拱護胸前，頭戴修士風帽，氣態安祥，如熟睡者然。次日，在墓前入殮閉棺。我脫其項下的十字架，和手上指環時，頸骨與指骨，仍可屈伸。下午，我再入墓地時，墓穴已封閉，從此我再不能睹興老的慈容了。

陸 徵 祥 傳

正月二十二日晚，午夜回羅馬。我即重讀昔年拜訪興老日記，翻閱興老所贈之紀念品，他一生的動作與精神，晰然懸於我心目中。

【註一】拜訪陸院長記——益世週刊第三十一卷第十四期。



一九四七年吳經熊公使拜訪陸院長合影

南文館長

陸經熊氏

吳經熊公使



## 二 雲 峯

「道貌嚴凝中外咸仰，

家風宣振先後同符。」

這副輓聯，是元和陸潤庠題贈陸雲峯先生遺像的。興老少時，常聽家族人談陸潤庠。潤庠身為清帝師傅，工書，然不輕爲人提筆。興老做了外交總長，纔專誠拜請他爲太翁與亡師的遺像題字。雲峯先生的遺像乃俄皇御畫師，阿列克桑特羅甫斯基所繪。時興老任職駐俄使館，李鴻章使俄，參與俄皇加冕禮，俄皇派御畫師畫他的像，以存於俄京博物館。李鴻章不通外國語，無法與畫師交談，帶興老做翻譯。像畫完了，畫師感激興老之助，要替他畫一張像。興老笑說：「小小的翻譯員怎當得起御畫師畫像！不過若畫師真有好心，替我畫點東西，我有一種請求：請爲我的老父畫一張像。」俄皇畫師很表驚異，立即應許。那時興老的父親已去世，畫師以不見其人，畫像爲難，尤其難畫皮膚的顏

色，便問與老面色是否與父親面色相同，與老說不同。畫師又問使館同事中，有否與他父親面色相似彷彿者，與老答說只有使館的廚子，面色略相似。畫師便叫使館的廚子去坐了半個鐘頭。

雲峯先生，名誠安，上海人。我們看俄畫師所畫遺像，先生高額肥頰，八字小鬚，瓜皮帽，青緞馬褂，似對客而坐，微笑而欲語，態度和祥，坦坦君子，胸中無所滯蒂，把一生的困窮都忘於懷了。所以陸潤庠讚他：「道貌嚴凝，中外咸仰。」

雲峯先生妻吳氏，名金靈，於咸豐四年（一八五四年）歸於陸，生與老於同治十年（一八七一年）六月十二日。雲峯名子爲徵祥，或稱增祥，字之曰子興，或書子欣。時家境清寒，雲峯以助基督教牧師傳教爲生。

「先母始生一女，數週而卒。天主且許我先父母多受折磨，困於窮，又缺子女，十六年，不再生育。我生於一八七一年六月十二日，生而弱。先母臨盆日，得水腫，後八年，抱這病而長逝。迄今，我仍以先母的早亡，心痛莫解。我忍負這種心痛，祝天下有母人，能長享母愛，使我與他們同樂，而略解我失母之痛。」